

十年珍藏版



十四夜

作品

中

托君社稷，还君江山。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十四夜
作品

醉
玲
瓏

珍藏版

中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十四夜

畅销作家 新生编剧

水瓶座女子，生于山东青岛，现居美国波士顿。

性散漫，喜清静，以文字为友，视藏书为乐，爱古物，好美物，不拘雅俗，尤喜花草。愿做富贵闲人，无事翻书作伴，考究古今杂谈，踏遍天下山水，聊以三分笔墨，闲话人间风月。

作品匠心独运，锦篇华卷，笔致清雅，别蕴磅礴之势。

代表作：

《醉玲珑》《归离》《千重阙》。

合作伙伴：



豆瓣APP



百度百科



特约监制：楚策工作室

特约策划：柯 伟

责任编辑：瞿昌林

封面题字：赵海旭

封面插图：唐 卡

内文版式：刘丽霞

封面设计：己 非

- 339 _ 第一章
落花流水春去也
- 342 _ 第二章
斗转星移奇算数
- 346 _ 第三章
芙蓉帐暖度春宵
- 350 _ 第四章
比翼连枝当日愿
- 356 _ 第五章
善恶悲欢其心苦
- 362 _ 第六章
千帆过尽长江水
- 367 _ 第七章
一池波静小屏山
- 373 _ 第八章
乱生春色本无意
- 378 _ 第九章
等闲变却故人心
- 382 _ 第十章
红绡帐底卧鸳鸯
- 389 _ 第十一章
往来姻缘谁是非
- 394 _ 第十二章
心痴至此意难平
- 400 _ 第十三章
三千青丝为君留
- 408 _ 第十四章
千古江流百回澜
- 413 _ 第十五章
惊雷动地移山海
- 418 _ 第十六章
三愿如同梁上燕
- 424 _ 第十七章
但愿长醉不愿醒
- 429 _ 第十八章
奇谋险兵定蜀川
- 437 _ 第十九章
昨夜西风凋碧树
- 442 _ 第二十章
却说心事平戎策
- 450 _ 第二十一章
不意长风送雪飘
- 458 _ 第二十二章
断马斜风江湖剑

❖ 目 录 ❖

· 中册 ·

- 464 _ 第二十三章
烟云翻转几重山
- 468 _ 第二十四章
山河半壁冷颜色
- 475 _ 第二十五章
山阴夜雪满孤峰
- 482 _ 第二十六章
横岭云长共北征
- 487 _ 第二十七章
轻笛折柳知为何
- 491 _ 第二十八章
婉翼清兮长相顾
- 497 _ 第二十九章
双峰万刃惊云水
- 503 _ 第三十章
此身应是逍遥客
- 510 _ 第三十一章
多情自古空余恨
- 518 _ 第三十二章
黑云压城城欲摧
- 523 _ 第三十三章
但使此心能蔽日
- 529 _ 第三十四章
百丈原前百丈冰
- 536 _ 第三十五章
满目山河空念远
- 543 _ 第三十六章
人生长恨水长东
- 549 _ 第三十七章
重来回首已三秋
- 555 _ 第三十八章
边城纵马单衣薄
- 562 _ 第三十九章
青山何处埋忠骨
- 569 _ 第四十章
一片幽情冷处浓
- 577 _ 第四十一章
英雄肝胆笑昆仑
- 585 _ 第四十二章
树欲静而风不止
- 592 _ 第四十三章
子欲养而亲不待

落花流水春去也

第一章



韶乐悠扬，琴瑟和鸣。

殿前仪官宣布礼毕，请王爷、王妃入内殿，卿尘随着交入手中的红绡往前走，忽闻远远传来一声通报：“湛王殿下到！”

只一停的工夫，一个温雅的声音由远而近，立刻便到了正殿：“四哥今日大喜，怎也不请我们看看新娘子的花容月貌？”声音淡朗，依稀含笑，韶乐声中，给这殿前更添热闹。

卿尘心中微紧，怀深赈灾，连着楸、菜两江春汛，夜天湛奉命监察，天帝并没有旨意召他回天都，他怎会在此时到来？尚未待人思量清楚，平日里往来甚密的皇亲贵族已经一呼百应，闹着要看新王妃。

夜天凌清冷的眸子往众人身上一带，卿尘感到他回身过来，手扶在自己腰间微停顿了一下。帘影之外透来熟悉的目光，她敛眉，柔唇淡淡勾出抹轻盈的微笑，面前细细密密的珠帘轻挑，那笑便如同琼宇天光落在了众人眼底。

大殿中的哄闹顿时一静，卿尘大方抬眸，两痕秋水潋潋映着凤冠霞帔，妩媚明丽，从容中带着温婉，矜持里透着隽秀，如一朵娉婷清兰，绰约淡雅处偏偏慑人心魂。

而这清水眸光却只落向了一人。夜天凌薄唇噙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亦看着她。

相对凝望，全不知身前还有一人已痴到了骨子里。

逆旨回京只为这一眼，夜天湛定定地看着柔彩娇红中的人。

九翠凤冠，珠玉累累，半掩面前似水容颜，如隔重山深梦。广袖翟衣上繁复的花纹红得夺目，美得绝艳，似一片飘逸的红云，却化作利剑，瞬间刺入心房。

面上温文如玉的笑掩了锥心之痛，他起手斟酒，举杯勉强笑说：“我来得匆忙，没备下贺礼，便敬……敬你一杯酒……”

一盏喜酒，斩不断理还乱。

卿尘看着夜天湛递来的金盃，眸子微抬，清澈里映出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容颜。

总有一日，你会把我当我。

曾几何时，早已忘却了前尘。

交错爱恨，繁华一梦，今宵酒醒。那双俊朗如斯的眼眸却也从此印在了心中，刻上了今生。

她不想亦不能拒绝这杯酒，静垂的鸾红广袖微动，便要接过来。

突然身边伸来一只手，在她之前将酒杯接下：“多谢七弟，卿尘不善饮酒，这杯不妨由我代她。”夜天凌淡淡说着，将那酒抬头饮尽，照杯一亮。

夜天湛深深望来，笑容下复杂、隐忍、不甘、痛楚种种神情合成杯中苦酒，仰头时宽袖遮下，尽数随这辛辣烈酒呛喉入腹，抑回了心底。

酒入愁肠，深底里烧心地痛。

亲贵之中，夜天溟饶有兴趣地看着几人，脸上突然逸出抹妖魅冷笑，细眸轻轻上挑，也端杯道：“大喜的日子，不如我们也敬四嫂一杯？”兄弟闹喜堂，这在行礼之时并不稀罕，便是皇家规矩森严也难免。年轻的皇族子弟便有人跟着起哄闹酒，纷纷自案前举杯而起。

夜天凌眸底深沉，掠过丝冷然神情。十一早觉气氛微妙，方要设法阻挡，却见夜天湛剑眉一挑，回身一笑，抬手揽住夜天溟，挡下面前众人，俊朗笑容中带着几分薄醉：“还是咱们兄弟先饮几杯的好，莫要误了新人吉时，稍后再敬四哥不晚！九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俊眸望去隐着丝微锐，和夜天溟无声对视，仍是那翩翩儒雅、玉树临风的湛王。卿尘静静望着夜天湛，看着他一如既往的袒护，心海波澜顿起。

夜天溟眼中魅光一动，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七哥说的也有理。”回身对卿尘端了端杯，倒也没再纠缠下去。

礼部仪官正怕这些皇子闹起喜堂来不好收拾，见机忙再高唱：“入洞房！”

珠帘轻落，再度遮挡了卿尘的秀颜。夜天凌却将红绡微收，握住她的手往新房走去。卿尘知道他是怕自己不悦，丝丝柔情悄然萦绕，暖入了心底。

龙凤花烛高照，一室流光溢彩。

入了内殿，几个侍女托着金盃上前，伴着吉利话将五色花果撒入凤帐鸾榻，红枣、栗子、桂圆、莲子、花生，圆圆的滚动着喜气，藏入了各个角落。

待到安床过后，掌仪女官便请王爷王妃并坐玉案之前，将两人衣角牢牢打了个结。紫玉盘捧上如意秤，夜天凌伸手接过，轻轻将那道珠帘挑开，再放回盘中。

白夫人看着新王妃轻赞了声，红妆粉黛不掩清颜，只周身那潜定的书卷气，淡然而

幽静，清隽而高洁，便叫人形容不出她的美。再看自家王爷，朗目含星，一身叫人仰视的峻冷潇洒，在这红烛下更添了几分难得一见的柔情。这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璧人。

纵已看过千回万回，夜天凌仍醉在那一瞬的抬眸中。

红烛微动，似是带出了流光如水，恍若旧梦前尘浮光掠影，化作一缕幽香覆上心头。

金钗凤冠的华艳都不及那双眼睛，如秋水，如淡波，如清月，波光粼粼里带着点点温和羞涩，自细羽般的长睫下看向他。极静的，极轻的，似是一触便蒙蒙漾了开去，然那微藏在水色清光后的灵黠便这么一带，偏又勾起心中深深涟漪，漾得人心口震荡。

掌仪女官手托金盘，将合卺酒跪送到身旁。夜天凌含笑接过那一双翡翠如意盏。

湿湿楚璞，既雕既琢。玉液琼浆，钧其广乐。

冰纹玉盏鸳鸯丝，柔柔绾做同心结，纤细如缕，却牢牢牵扯丝丝柔韧，跨过这万世千生山高水长，在大红的幔帐前生出枝叶缠绵的连理。

卿尘静静望向夜天凌，一抹灿亮炫目的笑在他的凝注下漾起，倒映在轻红醇浓的美酒中。朱唇微抿，琼浆入口，是你中有我的盟誓，是同甘共苦的约定，似苦而甜，缕缕缠绵。

酒未沾唇已微醺，夜天凌只觉一道清凉甘冽带着兰芷幽香直润肺腑，千回百转心神俱醉，忍不住轻轻抬手，将卿尘鬓角的一缕青丝绾起。

女官上前跪请了两道发丝，以五彩丝系成如意同心，笑道：“恭贺王爷、王妃，喜结连理，百年好合！”

白夫人带着几个侍女并碧瑶等亦贺道：“恭喜王爷、王妃！”说话间见晏奚在影壁外探头探脑的，笑说：“哎呀，这就等不及来请了！”

夜天凌微一叹气，站起来，眼光却始终没离开卿尘，只觉她是如此牵绕心神，低头柔声道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卿尘知道外面华宴张设，多少人等着他，轻柔一笑，亦殷殷叮嘱：“别让他们灌酒。”

短短数字，激起万丈柔情，直如瀚海旭日一般喷薄荡漾。夜天凌几欲开怀畅笑，回头深深再看她一眼，方往前殿去了。



斗转星移奇算数

第二章

待到房中只剩下碧瑶，卿尘松了口气，由碧瑶帮着将那凤冠取下，去了沉甸甸的钗钿，只插一道翡玉呈凤华胜在发间。

碧瑶看了看，不依道：“郡主，眼下是大婚之夜，殿下还没回来，怎好卸了妆容。”

卿尘伸手将一处发髻松开，回头笑说：“压得人脖颈都酸了，便饶了我吧。”

碧瑶拿起玉梳替她理着头发，抿嘴笑道：“这可是规矩，今日不能太随意了，何况郡主成了王妃，为人妇者需得绾发，哪能这样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轻巧地替卿尘绾着长发，自镜前挑了一双金蝶玲珑步摇，又配了缀玉细钿，看了看道：“不能再少了。”

铜镜中映出个妆容清美的影子，步摇上盈盈颤颤的蝶须自发间流泻下来，韵致别样，妩媚动人。卿尘只得依了她笑道：“这嫁人的规矩你竟比我都清楚，也好，等哪日自己出阁，倒是方便了。”

碧瑶俏脸一红：“我还不是生怕今天错漏了哪样，郡主倒来取笑我！”

卿尘笑着放过了她，起身打量这新房，却见窗边摆着一株金沙树菊、一株妙法莲华，娴雅清致，都是兰中上品，随口道：“这花开得正美，难为他记得，选了放在新房中。”

碧瑶抿唇轻笑道：“郡主可是不知道，今日新房里鸾车上用的所有兰花，可都是凌王殿下亲自挑选的呢。”

卿尘微微一愣，却不想夜天凌竟会操心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心思流转，不由低头浅浅一笑。

碧瑶帮她将沉重的喜服换作一身明红贡缎重锦流云纹裳，随口将迎亲路上的情景说给她听。卿尘听到天都、平隶、怀滦等地的百姓洒扫铺地之时，微微愣住。当日治疫救灾，并没想有如此回报，却不料百姓都记在了心里。

碧瑶说到进了王府：“后面入了正殿，郡主都知道了，便不用我说了吧？”

卿尘无可避免地想起方才夜天湛那杯酒，扭头看了会儿窗外，道：“碧瑶，你替我

去趟前厅，悄悄带句话给十二殿下，让他无论如何今晚也要将七殿下送回怀深。”便是如此，天帝若真要追究起来，也足以降罪了。

碧瑶颇有些不满地道：“七殿下方才当着众人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卿尘微微摇头。碧瑶撇嘴，稍后轻声叹道：“唉，其实七殿下对郡主也算是一片痴心，当时整个天都的人都传说郡主是要嫁给七殿下的。”

“这话以后不要再提。”卿尘垂眸，隐约一叹。她不能违拗自己的心，就像他也压抑不了他的心意一样。这世间多少事归根到底便是谁也无法说服自己，为情所困，闻之可笑，但当有一个人入了自己心里，原来当真是挥之不去，避之无从。如今她终于能体会他的心境，却可惜从此以后，无法再给他一分一毫的回报。

碧瑶奉命前去传话，她刚走不久，门外便轻轻传来笑声，原来是素娘同冥魔来了新房。

素娘给卿尘道喜之后道：“天机府中设了宴，等着敬凤主和殿下喜酒呢，殿下在前面走不开，大家便要我二人来请凤主，不知凤主肯不肯去？”

卿尘笑道：“你们有心，我又岂能扫兴？”说话间见冥魔一如既往漠然地站着，看向这新房的神情有些复杂的怅惘，目光落在她身上时，立刻便避了开去，像是在躲着那耀目的红妆。

卿尘望一望冥魔，也只微微一笑，举步向天机府走去。

天机府中除了莫不平等七宫护剑使，陆迁、杜君述都在，还有上次未见着的几位，南宫竞、夏步锋、唐初、史仲侯，皆是夜天凌手下得力大将。另有善治河工水利的斯惟云，通典籍博古今的周镌和一位中年儒士左原孙。卿尘听这左原孙的名字有些耳熟，却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见过。

斯惟云正同陆迁在争论什么，左原孙亦在旁负手看着。一见新王妃，大家都丢下话题上前来贺喜。

卿尘知道能在这儿的都是夜天凌心腹，也并不拘束，含笑受了他们的大礼，问道：“看陆迁愁眉苦脸的，在做什么？”

陆迁挠头道：“斯兄方才和我赌酒，出了几道算题，我若解出来他才喝酒。”

卿尘瞥了眼他们划下的题目，只见一乃“束水攻沙”，一乃“圆城图式”，最后却是“大衍求一术”的算题，不由笑道：“陆迁，他这是诓你呢。这束水攻沙是治河筑堤的实例，需配以演段术计算土方，推导变化甚是复杂。圆城图式若要全部推演出来，共有六百余条算式。如此难缠的题目，你今晚这酒怕是劝不成。”

陆迁文章绝天下，于数术上却所知有限，此时方知上了斯惟云的当，道：“好啊！若不是王妃提点，险些被你蒙混过去。”

斯惟云哈哈一笑，摆手道：“我本不胜酒力，怎敌得过你和杜兄两人轮番劝酒，若非这几道算题挡着，现在怕是已不能醒着见到王妃了。”

“不行！今天是王爷王妃大喜之日，说好了不醉不归！”

陆迁、杜君述等人自然不依，纷纷嚷着要请王妃做主，罚他再饮三杯。卿尘见状笑着说：“不如这样，我也出一道算题，若他解了，这酒便作罢，若解不得，便当真罚他三杯如何？”

“王妃一眼便看破这几道题目的难易，看来也是精于数术，惟云愿请教一二，只是确实酒量有限，还请王妃高抬贵手。”斯惟云欠身笑道。他自来痴迷数术，听闻要开解题目，心下颇感兴趣，倒不执意推拒，移步案前，将笔墨呈上。

卿尘道：“我只是记性好些，曾在先贤书中见过些算题罢了，想必也难不倒你。”说罢在纸上画出一图，此题一出，身旁左原孙忍不住道：“七衡六间无极图？”

卿尘暗中奇怪，这算图是她在宫中文澜阁收藏的一本《九周算经》中看到的，左原孙怎会知道？脑中突然一闪：“是了！《九周算经》之后有一章附论，以这七衡六间无极图演化出一列阵法，可是左先生的手迹？”

这《九周算经》本是当今圣上胞弟瑞王府上的藏书，圣武十九年瑞王因事获罪，流放客州死于途中，府邸被查抄后多数藏书流入宫中。左原孙当年是瑞王府首席幕僚，素有军中智囊之称，因事瑞王曾被收监三年，后来其人便不知所踪了。卿尘无事在宫中翻阅群书，最喜看些奇门术数、五行阵法，她记性颇佳，又有先时留下的记忆，印证书中记载倒也知晓了不少奇巧之术，闲暇时推演玩乐，也觉甚是有趣。

左原孙垂眸看了看那七衡六间无极图，面色微动：“多年前一时兴起之作，不想王妃竟然知晓。”

卿尘取了几根象牙银箸，一箸代表一千精兵，就着那算图将阵法列出：“我对那阵法很是好奇，但有些许不明之处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”

南宫竞等人皆是带兵的武将，于阵法多有研究，闻言一同围上来看。

左原孙短暂的惊讶过后，依旧气定神闲，一袭长衫衬着鬓角略见的几丝白发，周身沉淀着闲淡的自信，立在桌旁：“王妃请说。”抬手将几根银箸挪动了位置。

卿尘见他移阵，凝神看去，稍后叹道：“左先生这三根银箸，已将我要问的全然解答了。”

“哦？”左原孙不禁看向她，“王妃先前可是要问那阵法的几处破绽？”

“正是。”卿尘道，“先前那阵法虽精妙，但却有生死之门可破，而如今想要破阵怕需费周折才行。”说话间她将几根嵌金的象牙箸取在手中，看似随意地摆放下去。

左原孙不语，伸手拨动原先的银箸，阵法忽变。卿尘眉梢轻动，立刻撤了两箸。

左原孙道声：“妙！”手下再动，银箸围成的圆阵忽然开裂，形如长翼。卿尘却不

以为惑，知他乃诱敌之计，若按鹤翼阵去破说不得便全军覆没了。

金箬兵马紧合，成八卦状而列，却暗藏机锋。左原孙微微点头，阵归浑圆，立时将金箬困在其中。

卿尘稍思片刻，以不变应万变稳稳周旋，几个回合，却有两路兵马忽往左原孙阵中巽门杀去。此处正是左原孙阵中帅位所在，他嘴角一挑，合阵而成锋锐之势，众人只看得眼花缭乱心驰神摇，似乎这小小木桌化为惨烈沙场，陈兵列马刀光剑影，一时惊心动魄。

如此不知过了多久，卿尘突然以箸点桌，笑道：“不行了，以此兵力只能自保，要破阵尚难，我认输了！”

左原孙抬头，语中透出些感慨：“王妃将在下逼得甚苦！”

卿尘看着那满桌筷箸，摇头道：“是先生承让，当真兵临城下，敌人岂会待我这般思量布阵？先生这阵势既来自七衡六间无极图，待我请莫先生开解了几个星相上的问题，再请教先生高明。”

左原孙呵呵一笑，笑中亦带着几分爽朗，隐约透出当年戎马驰骋的豪情。夏步锋此时方从阵中回过神来，叹道：“不想一道算术也能化成如此阵势，今日当真增了见识！”

“天数之道自与物合，夏将军可知方才那大衍求一术中也藏着点兵的学问？”卿尘笑问道。

“愿闻其详！”

“三岁孩儿七十稀，五留廿一事尤奇，七度上元重相会，寒食清明便可知。”卿尘将算题重复，随即铺纸润墨，笔走龙蛇，边写边道，“依此解算口诀，点兵之时，若兵卒以三三、五五、七七的阵势排列，默察阵势便可反推兵员总数，瞬间即知。”

杜君述不懂兵法，只看字赞了一声：“不想王妃写得一手好行书。若再锋峻些，竟和殿下如出一辙。”

卿尘笑着搁了笔：“这字当初便是随他学来的。”一边将那点兵之道细细说与夏步锋等人听。

道理听起来简单，但用起来却难之又难，必要有出神入化的心算才行。几人之中反是不曾带兵却精通算术的斯惟云略一推演便得心应手。

过得片刻，南宫竞亦入其门径，演示几遍后，兴奋道：“果然奇妙，兵贵神速，这点兵的法子甚是有效，当要好好研究才是！”

“南宫什么事大呼小叫的？”话音方落，门厅处传来夜天凌沉稳的声音。众人自一处抬起头来，才知看得专注，竟连夜天凌来了也不知道。

倒是冥魔原本望着外面出神，第一个看见夜天凌进来，先叫了声“殿下”。夜天凌点头，眼底似一片清冷天星，微微一抬，那星光便尽数落在了卿尘身畔，嘴角笑意轻荡。



第三章 芙蓉帐暖度春宵

“殿下不是在前厅吗？”史仲侯刚从那点兵奇法中回神，随口问道。

“都什么时辰了？”夜天凌似是语带微责，却掩不住那丝笑意。

众人方觉已至亥时了，素娘笑道：“殿下定是回了新房发现不见了王妃，看我们只顾闹，竟忘了时辰，今晚可是洞房花烛夜呢！”

南宫竞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！被这阵法算数迷住了，酒也没敬，喜也没道，这真是罪过，还请殿下和王妃恕罪！”

“说起来就没完没了，谁让你们此时去研究什么算数。”杜君述失笑，“如此喜酒也不能多饮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！”

卿尘低头，红唇轻抿。夜天凌笑骂：“一群没规矩的！”

众人再道了喜，纷纷笑着辞出，一时间便走了干净。夜天凌见他们神情暧昧，无奈摇头，回身却见卿尘立在桌旁，笑盈盈地看着他。

她一身鸾服换作了烟霞流云般的重罗纹裳，那明红的颜色是一道醉人的浓烈色泽，却又偏偏浓浅回转透着些烟雨朦胧的绰约，捉襟绣着一双细羽鸾鸟，和发间那微颤的步摇相映生辉，只衬得人款款淡淡，明明滟滟，微微一动便似笼在了轻云之后，动人心弦。他上前执了她的手道：“哪有这样的王妃，新婚之夜便找不见人了。”

卿尘侧头看他：“他们事先没知会你吗？”

“说了。”夜天凌挑挑眉梢，“前面闹得厉害，一时竟没记起来。”

“那不怪人家了。”卿尘柔柔道。

夜天凌微微一笑，不与她争辩，只道：“别动。”

“嗯？”卿尘刚一愣神，却被他一把打横抱起在臂弯，眼角看到外面伺候的侍女都笑着低下了头，急忙轻声道，“还有人呢！”

夜天凌只往后一瞥，晏奚早知趣地挥手将众人遣开，自己也一溜烟地消失在长廊那

端，刹那便静静地只剩了他们两人。“现下好了？”夜天凌低声笑问。

卿尘双颊飞红，轻声道：“你抱着我去哪儿？我自己会走！”

“回新房！”夜天凌被她娇羞的模样惹得大笑，几分薄醉畅然心怀，微醺在这柔静的春夜里。

卿尘被他笑得嗔恼，却偏又无计可施，只能任他抱着自己沿回廊往漱玉院走去。一路上夜天凌低头看她，也不说话，仿佛看也看不够。卿尘便安静地环着他的脖颈，依偎在他温暖坚实的怀中，那刻温存，浓浓的、深深的、眷眷的，似这天地也一同沉醉。

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
浩瀚耀目的星空中，一道天光漫漫的银河清晰划过，飞星碎玉，绚丽如织。星光落处，一叶叶梧桐轻碧浅紫，风微动，点点坠了满地，落下一声淡淡温柔。

夜天凌自身后挽着卿尘站在窗前，侧脸微动，碰到了一点清透的玉坠。

“玉琢锁兮，充耳诱莹，玉制铛兮，充耳诱矣……”他低声道，那温热的气息萦绕在卿尘耳边，轻轻地，激起阵阵神妙感觉。

削薄的唇自那玉石上掠过，沿着她修长的脖颈一路流连而下，带来醇酒入喉的酥软和炽热。卿尘轻轻依靠在他怀中，浑身柔若无骨，在他温柔的攻陷下缓缓沉沦，眼波到处，是醉人心神的烟雨迷蒙。

夜天凌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笑意，仿佛耀目的阳光穿透冰凌，绝峰雾散，微微用力便将她带入帐中。

芙蓉帐暖，龙凤花烛流光溢彩，轻纱一般笼在人的身上，朦胧而妩媚。卿尘静静看着他，星眸微醉：“四哥……”

夜天凌俊朗的身影倒映在那湾清光灿渺的深潭之中，手揽她不盈一握的纤腰，低声在她耳边道：“叫我的名字。”

那半命令半诱惑的声音倏忽而至，轻轻掠入了她心底，攻城略地，悄然便将人掳了去。“凌……”卿尘低声呢喃，环上了他的脖颈。红酥玉指带来微凉的碰触，却点燃了满腔爱恋。夜天凌一抬手，将最后那道半拢的丝绸撩开。

青丝婉转散覆，流泻在香肩枕畔，隐约掩映了一抹清丽桃色。

夜天凌静静望着卿尘，幽深的眼中满是惊艳，修长手指带着无尽的疼惜和怜爱滑过莹莹雪肤，抚上那只冰清玉洁的银蝶。

丹纱帐影春宵醉，那银蝶灿烂，轻舞招展，翩跹流连在花间帐底，云池琼宇。

此生与君共，万世千生，比翼双飞，不思归。

金殿，明烛，孙仕立在朱红的九云盘梁柱旁，眉眼低垂。

堂高殿深，是望不尽的迷暗。烛芯噼啪一声轻响，琉璃灯罩上映出一抹奇妙异彩，那龙纹栩栩似欲升云腾空，却转瞬便没了去，叫人几疑看花了眼。

安息香沉静缭绕，礼部官员匡为一板一眼有条不紊地呈报着凌王同清平郡主的婚典。

天帝一身青缎闲衫，斜靠在云锦软榻上，手中暖着盏新沏的君山银针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叩在茶盏上，为臣子的不免越发谨慎了几分。

待说到三地百姓朱砂铺道送婚祈福，天帝指下微微一顿，半眯的眼睛略抬了抬，一道威沉的目光掠来。匡为顿时语下微滞，偷眼看去，却只见君王闭目养神的龙颜，便深吸了口气，继续说下去。

孙仕略带灰白的眉毛不自觉地动了下，虽是晚春了，夜里却还带着丝轻寒，将睡意驱得全无。他怔忡，父子君臣，这一局棋愈走愈深了！

“你方才说湛王自怀深回来了？”匡为停了说话，似是过了许久，天帝随口问了句。

匡为略一斟酌，据实回道：“臣今晚确实在凌王府见到了湛王。”

“嗯。”天帝挥挥手，“晚安吧。”

“臣告退。”匡为见状，躬身退了出去。

天帝闭目深思，直至内侍托了个嵌金木盘进来，孙仕恭声道：“陛下。”

见皇上睁眼看来，内侍跪着将诸后妃的名牌呈至近前。天帝目光一动，停在莲妃的牌子上，手指由那处缓缓掠过，似是滞了下，却转而在殷皇后那金凤展翼的牌子上点了点。孙仕上前将那牌子翻过来，内侍便俯身退下，自去传旨接驾。

孙仕侍候天帝看了会儿书，轻声提醒道：“陛下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天帝将手中书稿合上，“列国奇志”四个字高华飘逸，映入了眼帘，一时有些出神，稍后方对孙仕道：“还不困，随朕走走去。”

淡月一痕，掩入了如织星空，御庭春径繁花余香。天帝颇有些不耐地看了看亦步亦趋跟在身旁的内侍们，道：“叫他们不用跟着。”

孙仕回身摆摆手，内侍们退了开去，却不敢散，只远远伺候着。再看着方向，竟是往莲池宫去了，孙仕心知不能劝，唯有快步跟了上去。

甫至宫门，便听得一阵低低的吟诵声入耳，在这原本静谧的夜色下婉约恍惚，却又带着十分的虔诚和庄穆。

如此熟悉的《圣源经》，天帝在一棵木樨树下站定，遥望莲池宫正殿。

依稀曾记得那日，他的西征大军带回了柔然最美的女子，送至官中等待皇兄的召见。

那一夜，他也是在庭中树下站了许久。一晃经年，每每心头仍会浮起那淡寂的经

文，似是哀伤，似是轻愁，伴着三更细雨，落花纷纷飘碎了一地。

一路征尘南北，这《圣源经》的吟诵曾日日相伴军中，不绝如缕，如泣如诉，一丝一波早已入了神魂。

三十余年前那抹冰山雪莲样圣洁的身影，同如今大殿中青灯下的白衣素颜依稀仿佛，过尽千般岁月，依旧能勾起昔日年少气盛铁血柔情。

浮光掠影，仿若褪至了极轻，极淡，却又丝丝韧韧，纠结如许。

静谧的夜中木樨树悄然招展，枝叶芬芳，带着些蛊惑似的迷离。多少年隐忍，步步为营，如今坐拥天下，却换不见伊人一笑，天帝眼中不自觉掠过一丝深沉精光。

眼见站得久了，孙仕谨慎地上前道：“陛下，皇后娘娘那儿怕是还等着呢。”

天帝眉头一皱，望向四周层叠起伏的殿阁，突然吩咐道：“告诉皇后，朕今晚不过去了。”说罢袍袖一甩，大步走向莲池宫中。